

## 南半球的知用情

楊悅

我和蘇光玲、鄧蕙英、Tom、陳少美五人，屬於北加州部分校友團，由徐錦明專車送到洛杉磯，連同南加州校友吳越珍、蔡振輝、林晚霞、黃祖瑞、張瑞愛、林美霞、潘大姐、曾少英姐妹等，加上由西雅圖來的陳錦和校友夫婦、一行十六人乘搭的 Qantas 座機，4 月 3 日午夜由洛杉磯啓程，經過 13 個半小時飛行，在紐西蘭的奧克蘭機場降落時，已是 4 月 5 日早上八點半。

前來接機的是《世外桃源之旅》旅游社，南半球蔚藍的天空，金黃色的陽光，碧波蕩漾的海岸，輕風拂面、純淨得了無塵埃的空氣滲人肺腑，真讓人有身處世外桃源的感覺！張啟枝的女兒 Carmen 也特地趕來見個面，是次南島之遊靠她費神安排，我們非常感激。旅游車到達我們下榻的旅館，黃鎮欽、莊作東等一班紐西蘭校友早在門前等候，他們燦爛的笑容，熱烈的握手、熱情的擁抱和親切的問好，馬上消除掉大家的旅途疲憊。

紐西蘭校友準備了六部休閒車，分別載我們一行游車河。車子駛過奧克蘭跨海大橋，經帆船之都、游艇俱樂部，過“百萬大道”（大概屬於富貴人家的住宅區吧？）觀看玫瑰花園，戰爭紀念碑、戰爭博物館等名勝景點。我們也在一處火山口拍照留念，這應該是好多萬、或者千萬年前的死火山吧，低窪的地方已長出青草。只是當時天公像是跟我們開玩笑似的，每當我們下車要拍照時，一陣陣來得快，去得也快的過雲雨便簌簌而下，把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趕回車上，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中午，黃鎮欽、莊作東、張盛熙、鄧滿棠、楊人雄、姚玉嬌等校友，招呼我們在中區大酒樓飲茶。經黃鎮欽介紹我才知道，席上坐的除了知用校友、知用媳婦、知用女婿外，還有好幾位是知用之友耶。據他們說，主要在平日交往中大家覺得很合得來，所以一有客人來，便呼朋喚友湊在一起，尋個熱鬧。之後，我們回到莊作東家裡稍作休息，其他主人們則各自回家安排接人。莊作東又再次“作東”，女主人不在家，他一人廚房客廳來回走動，以熱茶、冷飲，水果、餅乾，殷勤招待我們，並同我們話家常，敘說些過去參加知用童子軍團的陳年趣事。莊作東當過導游，當然很有口才，他的話題又新鮮風趣，不時引起哄堂大笑！我雖同他初次見面，但一點也不感到陌生。傍晚，莊作東太太下班回來。莊太太是祖籍山東的韓國華僑，到台灣唸大學，給由越南西貢來的莊作東遇上，於是兩人便成了“千里良緣一線牽”的男女主角，這是我們最常聽到的、反映在現實生活中的小說和戲劇的鮮活題材，在此，我就不多囉嗦了。

笑談間，車子來到，接我們到榮華大酒家出席紐西蘭校友們特為美國校友舉辦的歡迎晚宴。李姍姍、王玉珍、麥家瑞、蔡靜香等幾位校友，早在那裡等候我們。當晚，紐西蘭知用校友、校友先生、太太、校友的朋友幾乎全都到齊。主客雙方約四十來人，把欣喜和溫馨洒滿酒家後座廳堂，一股相見歡的濃郁知用情誼，令人醺醺欲醉！也許濃情先已罩住了美味吧？即便楊人雄校友不時往廚房交代廚師燒怎麼怎麼樣的菜式，可口美味的菜肴擺在桌上，可我卻幾乎忘了自己曾經夾過哪道菜，吃了哪些美味佳肴？姍姍姐說，我們這裡校友不多，集體活動少，平日難得見面，所以一有外地校友來紐，大家都非常高興。因為在歡迎客人的同時，大

家亦有機會相聚在一起，談天說地，這真是非常非常快樂的事情！鄧蕙英接著說，我看，什麼新西蘭護照、澳洲護照、美國護照，都比不上我們這張“知用護照”夠力、管用哩！全場隨即響起贊同的掌聲，說的太傳神了！我們就這麼一直樂著、樂著，全然忘了時間的存在，忘了疲勞，直到酒家打烊才回到旅店。

4月6日早，我們飛到南島的基督城，正式開始紐西蘭之旅。基督城是個花園城市，有許多大的公園和私人庭園，家家戶戶都栽花種草，樹木蔥郁，枝繞藤纏，綠蔭如蓋，美不勝收。可惜幾個月前一場7.9級地震，把老城區極具歷史價值360幢中的300幢建築物、如建於18世紀的幾座教堂和多座石砌建築物等，全給毀掉。這地區早已人去樓空，往外通道已被堵住。我們的旅遊車祇能繞道而行，眼下所見盡是殘垣斷壁，破磚敗瓦、瘡痍滿目。教堂壁上的琉璃窗不是被震落掉的，也龜裂成多片，頂上的十字架搖搖欲墜，真教人怵目驚心！據導游說，現在，如果僅用推土機把快坍塌的建築物全部推平，重建災區並不困難；問題在於如何才能把那些歷史古跡原汁原味地保留下來？那得需要很高的科學技術和一筆龐大的經費，這是令紐西蘭政府感到頭大的問題。所以半年多過去了，震災區還存封不動留在那裡。

在基督城一處民宅區，旅遊車接上由馬來西亞來的母子兩人，孩子唸大學，母親看來還年輕，他們用廣州話交談，間中夾雜些馬來語和英語；另一對是從北京來度蜜月的新婚夫妻，新娘子是蒙古人，講流利的普通話，這是我頭一回接觸到蒙族同胞，大家黃皮膚，黑頭髮，並不覺得有什麼不一樣。他們四人和我們有共同的語言，不存在溝通問題，所以很快便融入我們的歡樂中。

出了基督城，離開城市的喧囂、擁擠，我們彷彿置身於人間仙境，來到南極仙翁修道的地方。頭上是蔚藍的天空，悠游的白雲；地上是碧青的湖泊，遼闊的原野和一排排的青楊樹，雙車道的公路依著地勢的起伏蜿蜒到松林茂密、雲煙霧靄、峰頂皚皚白雪的群山峻嶺中。車路兩旁是連綿不斷的牧場，間中有長達數十公里長的運河和些個湖泊。這裡的牲畜全都是野外放牧，沒有牛棚，沒有羊圈，牧場上見不到人影，當然沒有所謂“牧童遙指杏花村”這回事。紐西蘭除了野豬較為凶猛外，沒有豺狼，沒有虎豹。每處農場起碼都有千隻以上的牛羊徜徉其間，或低頭吃草、或盤足臥地小憩，悠哉游哉。所以我敢打保單，紐西蘭不會出現“狼來了”。

午後，旅遊車經過一處草原，導游介紹說，這是轟動一時、創最高票房記錄電影“魔戒”及“最後戰士”取景拍攝場地，附近居民男女老少幾乎全都當上臨時演員。直至現在，仍有不少人沾沾自喜，逢人便述說自己那段當明星的“光榮史”。

晚上，我們在一個僅有315位居民的小鎮過夜。飯後到湖邊去看星星，黑夜的蒼穹，像是鑲上數不清的鑽石，一閃一閃亮晶晶，“太美，太美了！”每個人幾乎同個時間讚嘆道。住慣了大城市，看慣了霓虹燈，現在我才領悟“滿天星斗”的含義。我想起書上介紹，北斗星是一組七顆星，四顆各在四個角，成個四方形，三顆排成一直線，斜斜的、一頭連著四方形的一角，很像個煙斗。黑夜中辨別方向，要找北斗星。可是當下，任我無論怎麼張大眼睛搜索，卻見不到北斗星。我祇見到較為耀眼的、排在一起像似個長方形的一組星。因此，就姑且把它當作北斗星。等到回家，翻看資料，才知道大錯特錯，自己太孤陋寡聞了！其實，在南半

球要依靠南十字星來判斷正南方向。我所見到的那幾顆明亮的星團，可能就是南十字星，南半球根本看不到北斗星。有首歌唱道，“那南風吹來清涼”。其實，這裡如果吹起南風，人們會打冷顫，得馬上找毛毯，因為那是從南極刮來的寒風呀！說來有趣，這裡很多東西跟我們北半球唱反調，譬如我們夏天他們冬天；判斷方向，我們看北斗星，他們看南十字星；行車，我們靠右走，他們靠左走等等。

在南島的6天，我們馬不停蹄，日游夜宿，一晚換一家旅店。旅遊車穿過1270米的隧道，與3750英尺高的庫克山擦身而過。在皇后鎮，我們乘搭高空纜車，鳥瞰群山包圍中的瓦卡帝普湖旖旎美景。路過南島第二大城坦尼丁時，我們步行在一條僅長161.2米balduin街，試試自己的腿力，感受一下走世界最陡最斜街道的滋味。我們還乘遊覽船遨游米爾福德峽灣，在甲板上仰望高5076英尺的麥特爾峰，它是峽灣的地標，也是世界上濱海最高的山峰之一。據說，米爾福德峽灣是由好幾千萬年前、巨大的冰川退縮後切割留下的深邃峽谷，後又經海水倒灌而形成今天的海灣景象。峽灣內有幾處瀑布，著名的Bowen瀑布從將近500英尺高的懸崖直瀉而下，非常壯觀。回程時，游船特地從瀑布下經過，讓游客近距離拍照，並感受一下“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的磅礴氣勢！我們還乘坐包括駕駛員在內約七或八人的塑料小艇，在米帕冰河觀看漂浮的冰塊。浮冰塊塊晶瑩剔透，奪目耀眼，有好幾塊有如一幢樓那麼大。據說，露在水面的部分僅是十分之一而已，實在嚇人！駕駛員特地靠近，用木槳敲破冰塊，傳遞一兩塊讓游客感覺一下，跟雪櫃制造的冰塊有何不同。在投宿小鎮Oamaru時，黃昏，我們在一處海灘觀賞世界上最小企鵝歸巢。奇景來了：先登岸的幾隻充當偵查員，探視周邊環境是否安全，然後，後來的井然有序地排隊，一蹦一跳地各自回巢。不過，我覺得這裡小企鵝的數量太少，沒墨爾本附近海灘看的那麼令人興趣盎然。

最後一天，也是黃昏時分，我們乘渡輪到蒂阿納湖西岸，跟著嚮導進入螢火虫岩洞，洞內有燈光照明。岩洞入口處低矮，彎腰低頭走了一段路，前面豁然開朗，頭頂的岩石略呈拱形，高約十來米，我們像走進水晶宮一樣，祇見泉水從一層層高低不同的岩壁倒掛下來，有處簡直是個小瀑布，流水全都注入底下離我們站腳的地方約十米、深不見底，類似個小湖中，溢出的流水又分別匯集到一條彎彎曲曲的溪流，嘩哩嘩啦地吵著爭相竄出外邊的大湖去。接著，我們來到一處狹窄通道，在昏暗中跟隨前面的人，亦步亦趨地動腳步，然後摸索地坐上獨木舟，來到伸手不見五指的岩洞中，再由幾位“水手”不斷向前拉著頭頂的鐵索行駛獨木舟，（事後才知道）。我們既見不到獨木舟的形狀，也看不到底下的河道，祇聽到潺潺水聲。岩壁上的螢火虫像無數的戒鑽閃閃發光。聽說，這些螢火虫每隻都垂放下好多根長的粘絲，螢火虫尾部發出的亮光將昆虫吸引來，觸到粘絲便脫不了身，最終成為螢火虫的“盤中殮”。實在難以想象，在這麼暗無天日的地方，居然還有生命的存在，而且也有弱肉強食。看到岩洞中的神奇，令我大開眼界，勝過讀十年書！

4月11日，我們回到奧克蘭已是晚上九點多，黃鎮欽、莊作東等多位校友到旅店陪伴，離情依依。黃鎮欽並將那晚歡迎宴上我們同紐西蘭校友的合照分送給大家。林超泉學長和姍姍姐夫婦還到我的住房閑聊，兩人打算接我們夫妻到他們府上過夜，好好招待一番。但我想，明天我們到墨爾本的班機中午起飛，旅客必須提早趕到機場。況且，我們行李多，他們住家離

機場也不近，萬一途中堵車，那可麻煩；再說，他們兩位已是七老八十了，要他們摸黑起早接送，打攪他們，實在於心不忍。明知盛情難卻，也祇好謝謝再三，“卻”了。

我們要跟紐西蘭道別了。別小看紐西蘭是個面積 27 萬平方公里、人口 400 萬小國。可聽導游說，紐西蘭在世界舞台上從不缺席。紐西蘭農畜牧產品居世界第一，有全世界最大的奶品公司；發表原子結構理論而被稱為“原子之父”的盧瑟福（Ernest Rutherford）是紐西蘭人，（以前我還一直以爲是愛恩斯坦。）1953 年，第一位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的是紐西蘭人希拉里，（當然不是現在當國務卿的這個希拉里。）紐西蘭公路的密度，僅排在美國、盧森堡和葡萄牙後面，比許多西方國家還先進呢！有人說，紐西蘭是“人間最後一塊淨土”。紐西蘭是個執行高福利政策的國家，免費教育、免費醫療、有國家福利金以及各種各樣的補助金，是小孩子和老人家的天堂。紐西蘭人民生活悠閒寫意，生活節奏緩慢，看不出有什麼壓力。記得前蘇聯有支歌唱道：“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歌詞歌曲還真打動人心，害我著迷了一陣子。但從二十多年前蘇聯的土崩瓦解證明，這全是胡說八道，自欺欺人！在紐西蘭的 6 天旅游，我以爲：有資格唱這歌的應該是紐西蘭人。

4 月 12 日下午，我們飛抵墨爾本，吳金城、李煒棠、危廣開，葉月英夫婦及其姐姐、姐夫和林晚霞的女兒等人也剛由美國抵達。在機場，墨爾本校友會派來的代表迎接我們。我和蘇光玲由李偉賢和黃榮樓接到李偉賢家裡；其他人則搭公車住進預先訂好的酒店。晚上，我們美國校友代表團一行，會合先前抵步的林漢夫婦和王雪媚，出席墨爾本校友舉行的歡迎晚宴，受到呂長鏡會長、副會長張南、徐國聯及楊思源、羅德軒、郭進取夫婦、黃榮樓夫婦、李偉賢、陳賢琪、陳素貞、辛麗湘、黃裕昌等多位校友熱烈款待。席上，大家盡抒校友情，頻頻舉杯祝福，互道珍重！

在墨爾本逗留期間，我們夫妻兩人受到同學郭進取、李偉賢、黃榮樓三對夫婦的熱情款待。中午一小宴，晚上一大宴；還有澳洲栽種的龍眼、“雞屎果”、釋迦、火龍果等多種以前越南有名水果，給我們解饞。幾乎讓我的肚子沒空閑過，腰圍也粗了幾分，褲帶快扣不上來了。不過，挺有趣的還是在家裡一起喝咖啡，聊天、車大炮，讓我們拉回 50 年代的記憶，重溫那未曾褪色的舊夢！

蕭錫煌，是我寄宿學校時認識的同學，他低我一班，但大家還算滿熟的。我根據校刊通訊錄上的電話打給他，他毫不遲疑地表示：“記得，記得！”盡管我們已分別 50 多年了。問了地址，他從相距一小時的車程外趕來餐館相見，令我既高興又感動！如果沒有知用這段情誼，誰理你！陪同我在一起的郭進取、李偉賢和黃榮樓三位，他也依稀記得。他比我大一歲，精神好，身體硬朗，頭有點禿，看來是個福相。他的家鄉在老撾百細，記得，以前同學們常叫他“寮王”，現在想起，倒有幾分像呢。在匆忙中，我們重續一段“舊情”。

4 月 15 日將近中午，我們到達雪梨機場，雪梨校友會迎賓組拉起橫額歡迎我們。晚上，雪梨知用校友會在餐館以“布菲”招待出席“全球知用校友聯歡會”全體代表。在這裡，我們北加州團增強陣容，加入先前抵澳的葉燕卿、顏玉亮、顏玉真、李石英、陳金漢、程施華、呂輝雄等幾位校友。

主軸戲“2011 全球知用校友大聯歡”4月16日、17日連續兩天，在雪梨美心大酒樓正式上演。來自越南、加拿大、美國南北加州，包括部分其他州和中國、台灣、紐西蘭、澳洲本土墨爾本、南澳、西澳、昆士蘭等地，連同主辦單位“澳洲雪梨知用校友會”校友，以及多位老師在內，約500多人參加了這次大會。旅居英、法、德和香港等地不克出席聯歡會的校友，也紛紛發來電函，祝賀大會圓滿成功。曾澤平會長代表雪梨校友會致辭，他熱烈歡迎全體嘉賓，並向不辭勞苦、千里迢迢來參加盛會的各地校友，特別是上了年紀的老師，表達衷心的感謝，萬分的敬意！各地代表也相續致辭或送上禮金，表達謝意。聯歡晚會大會司儀王杰成校友，屬於“金牌司儀”人物，能言善道，妙語連珠，風趣而不落俗。在他主持下，晚會節目一個跟著一個，有條不紊地進行，絕無冷場，把這次聯歡會的主題“知用心，雪梨情”high到最高點！

這次，曾澤平、危漢秋、楊鏡波、楊育乾、王杰成、陳孝珊、陳智生、莊紫珍、羅玉纖、羅素蓮、陳鳳英等全體“雪梨知用校友會”理監事以及旅澳校友同心協力、共同奮鬥，接過南加州校友會前年在廣州番禺舉辦“全球知用校友聯歡會”的大旗，在澳洲的明珠——雪梨舉辦“第二屆全球知用校友聯歡大會”是一次絕對成功的大會！事前準備周到，分工細緻，而那股熱情更是成功不可缺少的主要因素。會上分派的小禮物，既實用又有紀念價值，如印有“知用心、雪梨情”綠色環保袋，拿到手的無不嘖嘖贊好。兩天的聯歡晚會，讓以“知用心”串在一起的各地知用兄弟姐妹，得以在南半球的秋天裡仍舊感到春天的暖和，嗅到“雪梨情”的濃郁芳香！

十年前我曾到過澳洲，那時還沒有校友會，我不知道這裡有許多老同學，也沒像這次那樣見過那麼多知用校友。因此，聯歡會後，我不去遊玩，特地留在雪梨，跟老同學、老朋友會面。除了多次同楊許發、陳律坤見面吃飯外；我也和鄧蕙英、黃祖瑞上門探望我的老同班凌錦屏同學。她還是那麼熱情、那麼樂觀！我們剛下車，聽到聲音她便開門出來招呼，不管自己腳步蹣跚，沒力。我想起她當年馳騁在籃球場上的颯爽英姿，不禁感嘆歲月磨人。現在，她是虔誠的基督徒，三句不離本行，一見面便問我入教沒有？她還要請我到外邊吃飯，我想起她行走不很方便，不想打攪她，要她破費。況且我也有約在先，於是連聲謝謝她。我說，大家離別了50多年，能見到你，比吃上一頓飯不知要高興多少倍呢！她哈哈大笑。我也同彭美德通電話，並託一位朋友去接她同去參加校友聯歡晚會。儘管多年不見，但我仍在她的笑聲中，感覺到她學生時代的活潑和氣質。可惜，沒見到她妹妹彭美群，當時她可是個大美人啊！我提起我們班同學過年時到她家，向她媽媽“逗利是”的趣事，彭美德似乎記不起了。我想：老了！而我自己何嘗不這樣？

幸好，那老去的僅僅是年紀，而我們的知用情誼卻是歷久彌新，何曾老過？這次南遊，更讓我感受深刻！